大饭和小饭

张功基 王秀华

在蓬莱乡间婚俗里,有个仪式是小两口在洞房里吃“圆房饭”,即俗称的吃“大饭”和“小饭”,这是整个婚礼程序中的压轴戏。也就是说,这个仪式一结束,丰盛的婚宴就要开始了。如今即便婚宴在饭店举办,也要在家里先吃完大饭和小饭,再赶往饭店。

吃大饭,不少的村子亦称“吃食盒”,蓬莱东部的大柳行一带则称作“吃喜盒格”。大饭和小饭都是新媳妇娘家找人帮忙做的,大饭装在食盒里,小饭装在小圆盘里,用红包袱包裹。过去是结婚的当日上午,由“抬食盒的”和“送小饭的”抬送到男方家,现在则随着结婚车队送往男方家。

大饭由菜、酒和面食组成,因各地讲究不同,菜的花样和面食的数量亦有所差异。如蓬莱西部的北沟一带,食盒的第一格(最底层)盛面做的鱼和桃各20个,第二格和第三格分别盛8个饽饽和8个面做的桃子,第一格(最上层)盛8个菜、一壶红酒(红纸封口)、两个酒杯、两双红筷子和两小碗盖着囍字的大米饭。8个菜一是猪蹄,寓意“小两口婚后两头跑”,即“婆家娘家都热乎”;二是猪心,寓意“夫妻同心”;三是四喜丸子,寓意“福禄寿喜”;四是生菜,寓意“早生贵子”;五是豆腐,寓意“夫妻有福”;六是鱼,寓意“连年有余”;七是鸡,寓意“大吉大利”;八是炸里脊,寓意“日子富有”。两小碗大米饭象征“粮满仓”,寓意小两口“一辈子不愁吃喝”;而用红线捆扎的两双筷子,则只在吃大饭和小饭时用一次,随后便妥善保管起来,留作夫妻日后生儿育女挂旗和盖房上梁时用。至于“一壶红酒”,则是旧时“合卺(音紧)酒”的象征,不过现在只用来“摆摆样子”而已。

小饭为两个长方形的小圆盘,一般盛的都是饺子,但各地有各地的讲究,如蓬莱南部山区的村里集一带,小圆盘里除了饺子还有桃子状的小饽饽。而蓬莱西部的北沟一带,则在一个小圆盘里盛36个两头翘的小饺子,意为36个“金元宝”;另一个小圆盘里盛两扎用红线捆扎的“鸳鸯面”(宽条面),每扎6根,意为“六六大顺”。另外,两个小圆盘的四角各放一个圆形的“小菜包子”,这是取“菜”和“财”的谐音,寓意“财源兴旺”。

吃“圆房饭”的顺序是,先吃大饭再吃小饭,过去是在洞房的炕上,现在则在洞房的床上。吃小饭,有的村子只吃饺子,还有不少的村子将饺子和面条一同下锅,煮熟捞出来以后,碗里既有饺子又有面条,寓意“串元宝”(饺子为元宝,面条为丝线),象征婚后多财多宝。吃的时候,按照乡间民俗“东为大”的规矩,新女婿坐炕(床)东,新媳妇坐炕(床)西,也有的村子是小两口相对跪坐。吃大饭和吃小饭并非生活中真正的“夫妻宴”,而是整个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仪式,所以每道菜和面食只象征性地用筷子夹一点儿或“点到”为止。吃饺子和面条同样如此,但非常讲究吃“双数”,即饺子最少吃两个,面条最少吃两根,当然多吃亦无妨。

作为仪式,吃大饭和吃小饭素有“抢头”或“抢先”之俗。小两口从拿起筷子开始,两人谁也不顾谁,而是手忙脚乱地“抢鱼眼”“掐桃尖儿”,再加上围观的人可着嗓子起哄开玩笑,整个过程气氛热烈而欢快。最后看小两口谁先放下筷子,谁先放下筷子,就意味着婚后谁当家说话算——这自然是笑谈,其目的无非是使这一仪式更加热闹而已。

胶东方言中女人的称谓

申英

如果把汉语言比喻成一棵参天的大树,那么方言土语则是这棵参天大树上茂盛的枝叶。正因为有众多枝叶的陪衬,汉语言就显得妙趣横生,美轮美奂。可以这样说,普通话像极了一个端庄的达官贵人,而方言土语则像一个滑稽可爱的小人物。方言土语中那些形象贴切的比喻、称谓使你不得不由衷地赞叹祖先们的聪明才智。就拿我家乡栖霞对女人一生的称谓来说,女人的一生是在“大”“小”两个形容词之间互换着身份,活画出了每个年龄段女人的身份与价值,展示出了女人一生的生活轨迹。

小死闺妮(ning),是指从刚出生到十来岁时小女孩的称谓。同大小士子(指男孩)形成一个极鲜明的对比。邻里间谁家生了孩子,如果是男孩,人们口中的大小士子(指男孩),满含着对男孩的夸张与推崇,一个“大”字高人一等,从气势上先胜几分。相对于生个女孩,小死闺妮(ning),一个“小”字不仅矮了三分,从口气中也满含着轻视。更可悲的是在“小”的后边又加上了一个“死”字,男孩女孩的高低一目了然。如果硬要从字眼中抠出那么一点爱意的话,只能是一种自嘲加揶揄的小爱。小死闺妮(ning)也就是在这种小爱的氛围中,像一株小野草疯长着。

大闺妮(ning),这是指进入豆蔻年华到青春期的大姑娘。由小变大,一大一小两字的互换,暗示着女孩子身份的提高,口气中明显充满了溺爱与自豪。这时期是一家女百家求,到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最佳期。从一棵疯长的小野草变成了亭亭玉立、人见人爱的窈窕淑女。如果又有那闭月羞花的容貌,更是身价百倍。从《红楼梦》中那句“钗在椟中求真价”就是最真实的写照了。这时期女孩子的父母端足了架子,对求婚的男方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把女孩子当成了掌上明珠。这一身价的互换,充满了戏剧性,是女人一生中的黄金期,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小媳妇,是指刚成为人妇的女人,这个“小”字不是戏谑与轻视,如果把一个女人的一生用一个“A”表示,小媳妇则是这“A”字的最顶峰。特别是新婚那天,家人及来贺的亲朋好友,众星捧月似的围着小媳妇转。是啊,千求万求,方求到手的小媳妇,像一朵刚刚盛开的花,从里到外透着水灵。一家人宠爱至极,这是女人一生的第二个小黄金期。只可惜,这个黄金期同大闺妮(ning)时期相比,显得是那样的短暂,女人甚至还没来得及从大闺妮(ning)的角色中转过身来,就由父母的掌上明珠变成执掌柴米油盐的主妇。如果很快怀孕生子,小媳妇的爱称瞬间变味,成了孩子他妈。一家人关注的目光不是放在小媳妇身上而是孩子的身上。更糟糕的是婆媳、妯娌间鸡毛蒜皮的争斗越演越烈,自古以来婆媳就是一对冤家对头,说不清谁是谁非,清官难断家务事。小媳妇就是在这无休止的争斗中,悄然结束了第二个黄金期。而且不是华丽转身,而是在无奈与不自觉中陷身到“大老婆(po)”的泥潭中。

“大老婆(po)”,是指三四十岁的妇女,虽然由小到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价的提高,实在带有太多的不敬意味。这时期的女人成了一家的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山里忙得团团转。大闺妮、小媳妇时期的那种羞涩与矜持荡然无存。大老婆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大街上当众拉开衣襟,袒胸露乳地喂孩子吃奶。我家乡人对乳房有句戏说:大闺妮(ning)的奶是金奶,小媳妇的奶是银奶,大老婆的奶是狗奶。与其说是在评论奶的贵贱,不如说是在评论人的贵贱。也实在怨不得这些大老婆们不顾羞耻,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是放不下的手中活计,忙于活计的她们无暇也不可能满世界找个僻静之地给孩子吃奶,只能丢掉女人的羞涩了。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像极了一辆来自古驿道上的牛车。这辆车从远古一直走到现在一点没变样,沉重依旧,车上依然堆满了锅碗瓢盆,鸡狗鹅鸭,大人孩子。拉车人就是这个大老婆(po),赶车人则是丈夫。家,这驾沉重的牛车,几乎压垮了拉车人,她每走一步都是那样艰辛不易。因此,大老婆(po)是女人一生中任务最重、最艰辛,身份最低且漫长的时期。

小老婆(pe),是指刚刚从牛车上卸任的女人,年龄在六十岁左右。这时期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成家。家这驾牛车已经换了拉车人。不拉车了,并不代表着离开了这驾车,而是成了拉帮套(辅助作用),带孙子、孙女的任务压在肩上。虽没有拉车时那样艰辛,但照看孙辈并不轻松。邻里之间打招呼会说:“嘿,小老婆(pe)看孙子呢!”“小老婆(pe)今天怎么闲着了?”一口一个小字,口气中虽带些揶揄,但更多的是敬意。这个时期小老婆(pe)在悄然地进行着角色的互换,由大变小,在互换中发挥着最后的一点余热,也是女人在世人面前最后展示自己的时期。

大老婆(pe)子,是指进入暮年的女人。记得名著《百年孤独》中,作者有很长的篇幅描写进入暮年阶段的女主人公。孙辈们像玩木偶一样地戏弄着这个老奶奶,他们给老奶奶穿上各种各样的可笑的衣服,把老奶奶化装成各式各样的人物,牵着她从她一手建成的房子里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女主人公老得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读到这,又有谁能相信这个变得很老的女人,年轻时是那样活力四射。勇敢地跟着丈夫来到蛮荒无人区开垦,依靠做糖人的手艺维持着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并亲手建起了大房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强人不见了,变成了一个木偶似的百岁老人。咱们姑且不去探讨作者是把老女主人公比喻成古老拉美社会的深刻含义,但从字面上看,大老婆(pe)子不就像《百年孤独》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吗?由强到弱,在“大”“小”互换中失去一切能力,完成了女人一生的自画像,画上句号,回归大自然。

澡堂的记忆

慕然

老式澡堂子应该是我们这帮“80后”儿时的一个回忆吧。小时候,全黄县城最大的澡堂就是位于现在东莱街中段的国营浴池。还依稀有点模糊的印象,很小很小的时候是跟妈妈去女浴室洗澡的。直到有一次,看门阿姨说我身高超了1米,必须买票,妈妈说我长大了,以后要跟爸爸一起洗澡了。再稍微大点,就是每逢周末和小伙伴们结伴洗澡了。

那个时候洗个澡很隆重,换洗的衣服、洗头膏、肥皂,都要准备好,澡堂的毛巾、拖鞋都是公用的,上面印的红色的“国营浴池”四个大字,搓澡巾的兴起是很后来很后来的事。7毛钱一张澡票有时需要排队购买,更衣的地方很大很大,十几间屋子的样子。一人一张更衣床,床单雪白,床尾整齐地放着大浴巾,去的早不仅水清人也稀少,太晚的要等待,除非你有认识的把自己的衣物要赖似的脱到他的床上。床与床之间是一个小床头柜,上面放着暖壶、茶杯。那时,衣服脱下来,扔到更衣床上,不用上锁,更不用有人看管,根本不用担心有财物的丢失。

洗浴室分三间,最外面的是洗手盆,用于洗头,还留有专门小便的地方。中间的屋子有三个大池子,简陋地铺上一层瓷砖,池子里还有浸在水里的台阶,越往里面的池子水温越高。大池子四周是淋浴头,墙上随处可见禁止小便的标语,最里面一间是一个为小朋友准备的小池子,水温更凉。

大池里人像下饺子一样,肉体贴肉体身子碰身子,我都是在第一个水温相对凉点的池子旁,一点点地试探,一点点地下脚,身体慢慢地下到池中。旁边两个池子水要热很多,我曾经试过几次,却又几次被烫了回来,就再没敢去试过。几位上了年纪的爷爷却丝毫不怕,一边搅和着池水,一边一点一点下到池中,当完全下到底的时候,大叫几声,那种舒服的感觉让池中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得到。有些累了的就在池边台上躺下,用毛巾盖在脸上,借着池中浓浓的热气,小睡一会儿。浴室门口有一个蒸着热毛巾的大锅,从浴室出来的顾客用夹子夹出烫手的毛巾驱赶更衣室的寒意。

如今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了,洗澡变得极其简单,家里洗澡设施也是必有的。而以前的澡堂难觅踪影,遍布的洗浴中心,也不再是一个单纯洗澡的地方,而变成了综合的服务消费场所。逝去的东西回想起来总是那么美好,每个人都有怀旧的心情,或多或少,当老澡堂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你偶尔怀念一下,也是人生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